
研究

基于统编语文教材的“1+X”群文阅读教学研究

文/于泽元 王雁玲 陈际航

于泽元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

王雁玲 重庆树人教育研究院院长

陈际航 重庆树人教育研究院研究员

摘要：统编语文教材明确提出了“1+X”的阅读教学方式，即讲一篇课文，附加若干篇泛读或课外阅读文章。“1+X”的阅读教学方式与群文阅读具有紧密联系，它运用了群文阅读的思维方式，将单篇阅读与群文阅读链接起来，进而推动群文阅读实践日常化。本文从内涵、价值与分类三个方面介绍“1+X”群文阅读教学。

关键词：“1+X”；单篇阅读；群文阅读

一、“1+X”的内涵与价值

（一）“1+X”的缘起与内涵

“1+X”理念最早是由统编语文教材

总主编温儒敏教授提出的，他认为，所谓“1+X”的办法，即讲一篇课文，附加若干篇泛读或课外阅读文章，让学生自己读，读不懂也没关系，慢慢就弄懂了。这是为了增加学生阅读量，同时，也是

为了改变纯粹精读精讲而且处处指向写作的教学习惯。温教授这番言论的最大价值,在于找到了一条增加学生阅读量的有效路径,让课内与课外阅读连接起来,共同为学生的的发展服务。在实践过程中,我们怎么对1+X进行界定呢?首先,“1+X”是以现行统编语文教材的学习为宗旨,它首先要保证统编语文教材的学习;第二,“1+X”是以提升学生的阅读素养为目的,不是泛泛而读,必须有助于提升学生的阅读素养;第三,“1+X”是以精读课文有效延伸或单元主题有效延伸为主要路径并进行文本组元的群文阅读方式;最后,“1+X”是一种群文阅读的方式,它需要把几篇有着内在关联的文本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为学生提供有内在规律可循的阅读机会,而不是几篇课文的简单叠加。

(二) “1”和“X”的内涵

“1”可以是两个类型的,首先,“1”就是精读课文,其次,“1”是课文或单元所生发的议题。与之相对应,“X”就有了不同的所指:当“1”是精读课文的时候,“X”就是把课文与泛读(课外阅读)文本结合在一起进行阅读;当“1”是课文或单元所生发的议题时,“X”就是以课文或单元所生发的议题为线索,组织课外文本进行阅读。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课堂开展情况进行灵活处理,将泛读文本与课外文本结合起来以引导学生进行阅读。

(三) “1+X”与群文阅读的关系

首先,“1+X”运用了群文阅读的思维方式。群文阅读最核心的思维方式是结构化。当我们把多篇文本放在一起的时候,若仅关注学生从文本中所获得的零碎信息,这样的“1+X”是不成功的。真正的“1+X”,需要教师将文本组合起来,在充分提取、整合文本信息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解结构,进而开阔学生的阅读视域,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并推动其阅读思维方式的正向变化。这是“1+X”阅读方式的重要价值所在,也是与群文阅读思维方式的相通之处。

其次,“1+X”将单篇阅读与群文阅读连接起来。传统阅读教学中,单篇阅读和群文阅读是彼此分离的,但有“1+X”这一阅读方式作为抓手之后,教师能够在教学过程中将“1”为中心的单篇文本与“X”的若干篇文本整合起来,形成一组群文。从某种意义上讲,“1+X”的阅读方式是利用群文阅读思想学习单篇文本,但这并非意味着群文阅读可以代替单篇阅读,其主要意义还是在于群文阅读思想对单篇文本阅读的促进作用。

最后,“1+X”使群文阅读实践日常化。当前,诸多原因导致群文阅读未能在中小学课堂中常态化开展,阅读教学中,教师只是偶尔把它当作一种“尝鲜”的开展路径而缺乏持续性和系统性。“1+X”阅读方式,将群文阅读与教师日常的阅读教育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运用群文的思想、方式来提升单篇阅读的效能,

有利于解决教师开展群文阅读的后顾之忧，因此，“1+X”对于群文阅读实践日常化具有重要意义。

（四）“1+X”对阅读教育的价值

一方面，“1+X”的阅读教学方式有利于增加学生的阅读量，拓宽阅读面，同时也有利于帮助学生走出“为阅读而阅读”的误区，引导学生利用群文的理念和方式来发展阅读能力更新阅读思维，进而提升阅读的素养，最终进入阅读的新层次和思维的新高度。另一方面，“1+X”真正体现了语文的实践性。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指出，语文课程具有综合性和实践性，强调语文学习的过程其实是语言文字实践的过程。群文阅读倡导使学生“在阅读中学会阅读”，“1+X”提倡教师把学习、阅读的权利还给学生，将学生置于真实的阅读情景和具体的学习任务之中，让学生真正参与阅读。此外，促进教师教学方式的变革，也是“1+X”的重要价值所在。“1+X”把大量相关联的文本推到教师和学生面前，它迫使教师走出细讲多练的教学窠臼，把阅读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利用议题来引领学生学习，让学生围绕议题展开结构化阅读，并在探究中自主建构、合作共享，最终依靠集体的智慧形成对议题的系统化认识和建构，从而触发整个教学方式的变革。

二、“1+X”群文阅读的分类

分类可以让实践精确定位，并把实践策略具体化。“1+X”阅读分类的主要依据在于“1”和“X”以及各个文本之间的关系，因为“关系”决定了文本间关联的逻辑，也决定了阅读时学生的思维展开方式。如前面所言，“1”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是精读课文，二是精读课文或单元所生发出来的议题。所以，前者“1”和“X”的关系是文本之间的关系，后者则是议题与文本之间的关系。经大量文本分析，我们发现在这种情况下，“1”和“X”的关系可分为三个基本类型：平行类、补充类和解文类。

（一）平行类

所谓平行类“1+X”群文，是指作为“1”精读课文，与作为“X”的多篇文本是平行或者类似的关系，或者说它们之间在内容结构、文本结构上的相似性远大于不同性。阅读这样一组群文，读者更容易从其相似性中寻找内容、结构或者思维的规律，从而获得成长。

任何一种类型的“1+X”群文都有自身的条件、特征，而这种条件或特征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其阅读的价值和作用。只有当“X”与“1”在结构、内容上存在相似性，二者才能构成平行关系，才能进行相应组合。以一篇精读课文为主，用“1+X”的方式来组文时，我们需要找到在结构与内容上相似且难度相当的文

章来形成“1+X”的群文。

比如统编教材二年级上册的课文《寒号鸟》，所讲述的内容为：寒号鸟和喜鹊是一对邻居，冬天快到了喜鹊忙着筑巢做窝，还提醒寒号鸟趁着晴天把窝建好。但是，寒号鸟贪玩睡懒觉，不听喜鹊的劝告，总寄希望好天气，得过且过。文章通过对喜鹊勤奋、热心和寒号鸟懒惰、侥幸性格的鲜明对比，将寓言的寓意清晰地显示出来。而诸如《小木舟和大轮船》《陶罐和铁罐》等寓言故事，它们在结构、内容上都与《寒号鸟》具有相似性，都是在人物比较的过程中凸显寓意，因此，教师可以“人物比较见寓意”为议题，展开群文阅读。

在平行类“1+X”群文阅读中，“X”的作用表现为对“1”的印证巩固、强化理解，即学生学习一篇文本时，可以通过阅读若干篇相近文本来印证它、巩固它，进而强化自身对这一文本的理解。在前述例子中，就可以让学生通过阅读具有结构的寓言，发现人物对比的寓言故事中寓意的产生规律，从而让学生更加有效地阅读此类寓言，不仅能够“看热闹”，还能够看出文本的“门道”，提升阅读的趣味与效果。

（二）补充类

补充类“1+X”群文阅读中，作为“X”的多个文本对作为“1”的精读课文，在内容或者结构、表达方式上主要起到补充作用，从而使学生在精读课文

学习之外，获得更为丰富、多元的阅读与学习内容。

补充类“1+X”群文阅读的条件在于，作为“X”的多个文本与作为“1”的精读课文有内容或结构主体上的相似性，同时两者之间也需要有一定的差异性。首先，如果主体不相似，就会缺乏结合的可能性以及文本之间本质上的相关性。其次，如果多个文本与精读课文没有差异，就难以形成补充关系。所以，补充类“1+X”群文阅读所强调的是以相似性为前提的文本之间的差异性。

比如我们可以在前面“人物比较见寓意”这组群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出“多彩的寓言”一组群文。在原有群文基础上，增加一类“愚蠢行为见寓意”的寓言故事阅读文本，比如《刻舟求剑》《南辕北辙》《掩耳盗铃》等。此外，还有“篇末评论见寓意”的寓言故事，它的特点是在文章最末出现评论句以揭示寓意。如《伊索寓言》中的《狐狸和葡萄》《马与兵》《小狮子的下场》等，伊索总是在故事最后加上自己的评论来说明故事的寓意，学生读完评论，就能够很大程度上把握故事的寓意了。教师将这些选文放在一起，让学生去阅读，使学生在阅读过程中逐渐明白自己读到的寓言属于哪一种类型，并学会如何概括寓意。最后，他们会发现，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寓言，都是通过一个小故事来说明大道理。这样一来，学生既精确地把握了寓言的特征，又看到了寓言的丰富性。

这种类型的群文阅读，其作用不再

只是印证巩固,强化理解,而是求同比异,扩展理解,既要在多个文本中找到相同之处,更要在对比中发现文本的差异,通过一个内容主题或文本结构来扩展学生原有的理解,使学生在理解更加精深的基础上,形成更加开阔的视野。

(三) 解文类

解文类“1+X”群文阅读中,“X”对“1”发挥的作用是“解释说明”,其实就是以文解文,即通过其他文本的理解来促进精读课文的理解。解文类“1+X”群文阅读组成文本的条件与前两类有很大的不同,其中“X”必须是对“1”的解读、说明,它是围绕“1”而展开和选取的,其目的在于使学生通过阅读“X”的多个文本,更清楚地理解精读课文。

比如《七律·长征》这一首诗,将它作为“1”时,那么“X”就可以是《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等。为什么选这几篇作为“X”呢?这是因为《巧渡金沙江》这篇文章可以解释《七律·长征》中“金沙水拍云崖暖”的内涵。为什么“云崖暖”?“暖”怎么解释?其实与巧渡金沙江中的“巧渡”有很大关系,通过巧妙的方式渡过金沙江,回想起来是一种暖意。同样,《飞夺泸定桥》对应的是“大渡桥横铁索寒”,那么多英勇的战士在如此险恶的情况下,赢得了艰难的一场战役,让人胆战心惊,所以是“铁索寒”。《翻越大雪

山》对应“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翻越大雪山,红军会师,胜利在望,所以“三军过后尽开颜”。翻越大雪山其实是很艰苦的,但作者通过“喜”字表现了大无畏、乐观的精神。

通过上述例子可以发现,这类“1+X”群文阅读的最大价值在于通过群文阅读的方式帮助学生理解那些难以透彻理解的精读课文,通过多文本的阅读,更加清晰地认识精读课文的重点,真正“让学于生”,甚至可以达到“不教而教”的目的,使学生在文本关联的过程中学会阅读,学会通过阅读学习的思维。

三、“1+X”群文阅读的三个实践路径

前述对“1+X”群文阅读的类型进行了概括说明,廓清了基于“1+X”思路的群文阅读的基本组文方式和解读方向,对于阅读教育的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然而阅读教育是一个复杂的实践体,在明确“1+X”群文阅读基本内涵与类型的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探索这一阅读教学的实践路径。

(一) “1+NX”群文阅读

群文阅读最大的特征之一在于每次阅读都有一个明确的焦点。这个焦点可来自于文本的内容,也可来自于文本的结构或形式,甚至是文本的审美特征。一组群文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若无

明确的焦点,就难以保证阅读实践的方向性及开展效果,因此,阅读焦点的确定是群文阅读能够展开的首要条件。

焦点存在的另外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它能够把师生的注意力集中起来,使其围绕焦点深入文本寻找信息,构建深入的认知,让阅读变得有效。此外,焦点的明确也能为师生的对话提供清晰的目标,提升师生互动的正向效果。在传统的语文课堂上,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对话之所以难以真正发生,原因就在于教学的内容繁杂,焦点不断转换,师生难以围绕着一个焦点形成学习共同体。

一篇精读课文中需要学生掌握的点很多,要求只有一个焦点是否不符合教材提出的要求?其实不然。一方面,一篇精读课文并非全部都要运用“1+X”群文阅读的方式来学习,教师可选取其中的一个重点来展开“1+X”群文阅读,其余的学习点可通过单篇阅读的方式来解决;另一方面,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一篇精读课文也可以通过与不同的文本组成多个“1+X”群文阅读,开展多次群文阅读课。虽然每次群文阅读只有一个阅读焦点,但多组群文就可以有多个焦点,从而把这篇精读课文的学习点一一解决。这就是“1+NX”组文方式。

比如,《梅花魂》是人教版小学5年级上册的课文,这篇课文有三个学习重点:感受对故乡的思念之情、理解首尾照应的价值、体会人物强烈的情感,分别是关于文本的内容、篇章结构和审美特征的。由此,把这篇课文作为“1”,

就可以与不同组的文本形成多个“1+X”群文:与《月是故乡明》《藕与莼菜》《桂花雨》一起,构成议题为“物是故乡美”的群文,可以引领学生来发现这类文本都是通过故乡的某一事物来寄托自己的思乡之情;与《月是故乡明》《藕与莼菜》《故乡的水土》一起,构成议题为“首尾照应显主题”的群文,可以引领学生发现首尾照应对于凸显主题的价值;与《最后一课》《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起,构成议题为“强烈的情感体验”的群文,可以引领学生探索这类文本是在把握和描写人物强烈情感方面的特点。

(二) 三种基本类型的灵活组合

上文所说的三种类型:平行类、补充类和解文类,只是“1+X”群文阅读的三个基本类型,现实实践中文本组合是千变万化的,仅仅使用这三种基本类型显然会陷入“一叶障目”的困境,更重要的是善于运用上述三种基本类型展开更加灵活多样的组合。比如,补充+平行类。以文本之间的相互补充完善为大框架,其中相互补充完善的某一类文本则可以是多个文本。如前述“多彩的寓言”一组群文,“人物比较见寓意”“愚蠢行为见寓意”“篇末评论见寓意”这三者之间是补充关系,然而这三者其实包含了三类寓言,每一类寓言又可以由若干篇同类的寓言文本构成,这同类的寓言文本之间就是平行关系。再如,解文+平行类。以多个文本对主文本作解释、说明

为大框架，其中某一解释说明的文本则可以加入同类文本形成小范围的平行类群文。如以《七律·长征》为主文本的这组群文，可以加上有关“巧渡金沙江”的更多文本，也可以加上更多的有关“飞夺泸定桥”的回忆录，让学生对《七律·长征》有更加丰富的认识。

考虑到“1”还可以是议题的情况，基于三个基本类型就会有更加丰富的组合，从而使“1+X”群文阅读更为精彩丰富。在阅读文本灵活组合的过程中，要遵循的最基本原则仍然在于准确把握多个文本之间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是解读书本最为重要的依据，也是让学生思维路径更加清晰的关键。

（三）尊重文本的自然特征

以文本之间的关系作为“1+X”群文阅读的分类依据，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这种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已经成为这组文本放在一起所显现出来的自然属性，就如一个自然人被放到家庭成员之中，“家庭”构成了这个群体的纽带，也构成了这个群体的自然属性。一组文本的自然特征，实际上构成了这组文本阅读时的思维之“势”。顺从思维之“势”，阅读就成了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学生就可较为轻松地达到良好的阅读效果；反之，如果不顾这种“势”，非要按照某种特定的思维方式逆势而读，就如非要在一组描写童趣的文本中读出成长的味道来，这样势必会使阅读变得淡而无味，把阅

读教育变成一种说教过程。因此，“1+X”群文阅读教学中，教师必须提前充分了解阅读文本，深入领会一组文本的自然特征，并且必须尊重这种自然特征，引领学生在对文本间关系的领悟中获得阅读素养的提升，进而使其真正体会阅读的趣味，达到事半功倍的阅读效果。

“1+X”群文阅读教学有效地衔接了教材内外的阅读资源，为学生阅读量的增加以及阅读视野的开阔提供了支撑，群文阅读和统编教材“1+X”的思想主张高度契合，将二者放在一起研究，对深入探索群文阅读与统编教材有机衔接的教学路径，发挥群文阅读教学价值，实现群文阅读教学常态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群文阅读是当前语文阅读教学的重要趋势，而真正将其落实于具体的阅读教学中，还需要不断地实践、创新，进一步实现阅读教学方式的新突破。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 [S].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 [2] 于泽元, 王雁玲, 黄利梅. 群文阅读: 从形式变化到理念变革 [J]. 中国教育旬刊, 2013 (6).
- [3] 温儒敏. 部编本小学语文教材要来了, 这 11 个家长老师关心的问题先弄清楚 [EB/OL]. [2019-04-08]. http://www.sohu.com/a/162891547_774324
- [4] 方东流, 王雁玲, 黄利梅. 基于语文教材群文阅读的“1+X”教学建模——浅谈“1”的定位和“X”的功能 [J]. 教育科学论坛, 2018 (13).